

乌鲁木齐的油泼面

唐新运

我第一次吃油泼面，大约是1995年左右，在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炉院街的一条窄小巷道里。

在乌鲁木齐，我最熟悉的地方莫过于火车站，这是离开家乡，走出新疆走得再远也终得返回新疆的第一站，是第一站也是最后一站，也是当时我能够离开和到达最方便的地方，更是因为这里有一个打工的姑姑。说是姑姑，其实年龄和我相差不多两岁。

每次火车由东向西而来，停至稳当，我下车提背包包左转右绕走出火车站，向着右手的方向一直走，我知道，我的姑姑一直都在那里。她常年坐在楼梯间的一个小小角落，有心人把这个角落改造成了一个小小商店，实惠自己也方便别人。这个麻雀大小的地方，进出非得低头不可，头顶上还常常响着脚步声。姑姑坐的凳子多年不换，夏天，右手边的风扇老旧泛黄，摇来晃去；冬天，左手边是一个小小的电暖器，一个小太阳，晃来摇去。我到姑姑这里是为了吃一顿饭，借20块钱，我身上所有盘缠只能支撑我到乌鲁木齐，离家乡奇台县还有两百多公里。

油泼面，可能是下了火车之后最适合吃的一顿饭。几天几夜的绿皮火车，多是站票，又多站在两节车厢连接处，一路咣里咣当，下车着急站着尿尿和蹲在便池上面，仍然感觉兜兜，耳边还有声响。几个昼夜将就地吃睡，一路盼望美美的一顿家乡饱饭，真正脚踩在家乡的土壤上，却有惊喜突然降临和夙愿突然实现的慌张和忙乱。在大喜大悲面前，我们总是上了好胃口。新疆的饭菜多离不了肉，此时一碗素面最是合口。

每一次的离开和到达，姑姑总会带我去吃小小饭馆的这碗油泼面。碗很大，是大海碗，而且粗粉，摩挲碗壁，边沿和碗底，还有细微刮擦，更容易生出饥寒岁月薄果腹大口吞咽的迫切和欲望。

花椒自麻带香，又因油激发得更香。油泼辣椒的呛香，总能找到自己应该的路和去处。隔墙而坐，皮带面摔打在案板上的声音声声入耳清清楚楚，

打一下，摔一下，再摔打一下，拉伸这条面。面，宽厚而仁慈，就是爷爷奶奶摩挲自己头顶的手掌。

一碗面，带着特有的芳香端上桌来，我还会再要几瓣大蒜，甚至是一头，紫皮大蒜最好。蒜末已经被滚油泼过，是油泼蒜香，生大蒜，才是蒜的本味。

这家店里的陕西油泼面，居然出自一个山西人之手，出自一个山西女人丰腴健壮的胳膊和修长结实的双手，她满面笑意，佛般慈祥。这么多年过去，我曾有心寻找旧地，小小面馆早已不复存在，当年那个微胖的阿姨，又吃了这么多年的饭，估计变得更加富态了吧？我倒还是当年的我，至少我的体重没有一分的增减。我以为我还是我，我想象中的阿姨逐年变老，那我，也不可能青春永驻。

油泼面，陕西传统特色面食之一，据说起源于明代，有鲜香味、酸辣味、香辣味之分，味随人喜，无非加醋添辣。油泼面制作极为简单普通，黄豆芽、上海青或油白菜开水焯烫，手工擀制或抻拉的面条在开水中煮熟捞入碗中，焯烫的豆芽青菜覆盖其上，把葱花碎、蒜末、花椒粉、盐和厚厚一层辣椒面一起平铺在菜面之上，一勺烧开的滚烫清油浇泼，顿时热油沸腾，葱花碎、蒜末、花椒粉、辣椒面被瞬间烫熟而满碗红光，随后调入适量酱油、香醋即成。

之中稍有难度且最为讲究的倒是面和，和面，揉面，醒面，拉面，面如何的摔打抻拉爽滑筋道，对惯于和喜食拌面拉条子的新疆人来说，就是垂手可得水到渠成的事情，如同苍蝇炮轰子般的容易轻松。

我一个喜欢吃羊杂碎还能吃臭豆腐的人，油白菜和上海青，成为我最讨厌的蔬菜，我只在两个时候，才会勉强入口。一是冬天吃土火锅，这两种菜的价格最是低廉；再就是油泼面，青菜在下面之前或同时入锅，出锅的时候铺盖在面上被油泼，居然能够脱胎换骨，平常化为神奇。所以世间种种蔬菜本没有贵贱之分，更多的是拙劣烹饪。我在二十五岁左右的时候开始嗜肉，简直无肉不欢，对素食深恶痛

绝，如果没有肉，我简直不知道一顿饭如何动手和下咽。因为我突然有天发现，凡是吃肉的动物都十分凶猛，体健形美还跑得快，总是在追赶食草动物的途中和紧随其后，总是在食物链的顶端，如果吃啥补啥，以形补形，那多年吃草，个子没有长高，长了几十年仍然瘦削单薄，先天不足，总希望想尽一切办法后天弥补。就是这样，于辈我是青眼有加，于素只嫌自己的眼白还不多。

好多年之后，我无意中吃到了清炒鸡毛菜，极其鲜嫩脆爽，自认是生平少见的人间美味，多方打听和询问，才知道鸡毛菜本是新疆人口中油白菜的幼苗。

油泼面馆在乌鲁木齐随处可见。这是陕西人对自己家乡的思念，也是陕西人对过往辉煌的回想和无法割舍。古往今来，东西南北，面总行天下。

我在乌鲁木齐连续暂住过十五天，有一天中午，我走在至今陌生的红星路上，特别想吃一碗油泼面，爽滑筋道的油泼面，当时肠胃和心脑寡淡，我还需要一盘肥肉补脑解馋，可油泼面本是碗素面，特别想吃肉的急迫和心切，极是煎熬。我给饭馆的老板说，我要一碗带肉甚至加肉的油泼面，他很是实在在迟疑，因而为难，说这油泼面从来都素，里面从来没有过肉。我说，店里不是还有炸酱面吗，炸酱面难道也没有肉，你把油泼面做好之后，再舀两大勺炸酱浇在面上，我加钱不就行了。老板拍着脑门说，哎呀，对啊！我怎么就没有想到，差点错过了一位客人。从此，这家店的面多出一碗，油泼炸酱面。

每次姑姑带我去吃油泼面，都是在那个小小的角落里低头矮身钻出来，领着我去吃微胖山西阿姨做的这碗陕西油泼面，一碗纯粹的素面。人就是这样，饿的时候想吃饱，吃饱之后就就想到了吃好，我和姑姑坐在桌子对面，却一直去想，如果在这一碗面之外，半碗面在外，几瓣紫皮大蒜之外，再有肉，该多好。三四串烤肉，一小盘肥肥的

猪肉头，只差那么一点点，就可以熨烫抚慰我的肠胃。一碗面，最初四块，后来涨到了五块，想吃的肉，顶多也就是十块钱。

姑姑独自一人来到乌鲁木齐的时候，周围全是陌生，眼前毫无方向，可是再怎样陌生的地方和远处，只要你能安身立命，能扎下根来，这个地方总会有办法让你生存和活着。城市和异乡，固然能够养活人，也总得有人来养活。

她和我的姑姑，一个老实憨厚沉默话不多的健壮男人，在落户的村子里分得了一小块地方，还盖了房子，在不愁饥饱冷暖的间隙，抽空生了孩子。这个孩子，也已经到了年龄，正是她当年嫁人的岁数。

这个村子，可不是姑姑当年出长大的村子，我们的那个村子离县城还有四十里，这个村子在城乡结合处，一草一木，一砖一瓦，看似无奇，迟早富贵。姑姑和姑父节衣缩食，只要时间充裕，趁着天气晴好，两人就不停地盖房子，一年盖一层，或者两三年一层，一年一年又一年，蚂蚁啃骨头般，骨头越来越小，更似蜜蜂筑巢，巢越来越大，居然把一幢砖混结构的平房，生生变成了楼房。我的姑姑，最终在自家院子里盖起了高楼，四层，比她年幼时的院落高出多少，高出了三层，那个小时候的院子有一亩七分地，住人和牛羊确实大，可不高。雨后初晴，姑姑坐在楼下的菜园里和我母亲视频聊天，隔了那么远，依然能够感觉到清新和湿润，午后的阳光从西南方向照过来，她的脸一边明一边暗，有时候她会转身，让先前明的变暗，暗的换明。楼下的花园，我们更喜欢叫它并当作菜园子，她只是在花园的四周种花点缀，中间全部种了菜，品种还是村里门前菜地里的品种。

在花园和菜园之间，我们更喜欢这个小小的菜园。菜园，管我们的，还管我们的暖。姑姑的父母，我的姑爷奶奶，已经作古多年。生前没有看到后来，再往后来，后来的前头也无法看到，深埋地下一定看不到地上的事情，除非站在空中云端，才能俯瞰大地。

男人站在山凹处左右环视。这是元至正元年一个大雨初晴的日子，茂盛的草木像张大网向他围来，风也起了，撩动袍裾，使他看上去像一只凌空而飞的鹰，正急着完成一个捕猎使命。

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，他总是这样抿紧嘴，锁着眉头，步履匆匆地反复游走，眼光不停地巡来睃去。没有人知道他干什么，他也不打算对谁诉说。一个怀揣秘密的人，在临海的山水间日复一日制造出更巨大的谜团，健壮的身影被家乡的晨光与晚霞不断拉长又一次次压扁。

直至这个雨过的日子，在这个僻静的山间，他才长出了一口气，终于决定忙足下来。

寻寻觅觅，原来不过为了一块石头啊，它正立于草木丛里，高大巍峨，青中泛白，质地坚硬，形状端庄。很快，叮当凿声响起，比锣声急，比马蹄声脆，三面拱围的山体合力加入共鸣，于是十里八乡都听到了，人们鱼贯而至，看一场大戏般瞪大眼睛看着一个男人和一块石头挥汗如雨地纠缠。春过了，秋又骤然而逝，季节缓缓轮回了整整二十七次，岁月催人老，石头却获得了新生命，它不再是原先的模样，而是渐渐有了截然不同的形象——它成了佛，一尊盘腿趺坐的弥勒佛，九米高，八点九米宽，八米厚，慈眉善目、袒胸露腹、两耳垂肩、笑态可掬。

2024年初夏，我站到位于福清市瑞岩山的这尊弥勒佛前，拉近了，久久仰头注目，眼光从其近两米宽的头顶移至捻珠的左手和抚腹的右手，再至雕刻在腿腰上的那三尊活灵活现的小罗汉，某一瞬间地后背一颤，佛与小罗汉都活了，他们抬身站起，摆手迈步，咧开的嘴里发出脆亮的一波波笑声，山谷回响。

至正元年是公元1341年，掐指一算，二十年后已经是1368年了。那也是元朝进入垂垂老矣的动荡日子，兵乱四起，天灾不断，坐在龙椅上的元世祖忽必烈的五世孙孛儿只斤·妥懽帖睦尔，其名字在蒙古语中有“铁锅”之意，似寓意着“结实坚固”，其命运却从一出生起，就始终磕磕跌跌宕宕异常。每一步不慎都可能万劫不复的紧张，致使他即使君临天下，也无法安宁顺畅。元统、至元、至正，在位第八年，他已三改年号，而所谓“至正”，是指极致的公正和正直，可在那个不堪的年月，却只能是一个飘渺的空想。宫廷内乱和起义军涌起相加，成为压垮这个朝代的最后一根稻草。1368年正月，凤阳人朱元璋在南京称帝，国号为“明”，其所率的明军呼啸汹涌，气势如虹，一步步把元军逼进绝境。怕自己重复北宋徽、钦二帝的悲剧，可怜的“铁锅”不敢在大都再呆下去，连忙带着后宫和一百多位大臣北

林那北

一笑就是永远

撤至上都，第二年再撤到东西北三面众山环抱的应昌府，第三年就因病驾崩，终年才满五十周岁。

如果不是一块1996年就由国务院核准的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石碑立于佛像旁，真的很难相信这个造型如此生动、神态如此精美的全国最大石弥勒佛坐像，竟是在改朝换代那么血雨腥风的纷乱中那么神闲气定地雕刻完成的，刀工洗练，线条精细。除了连绵不绝的烽火，那时沿海还倭患日盛，从辽东到山东、江浙以及福建，均受荼毒。同时一起于泉州的亦思巴戾兵乱，也祸及这一带长达二十余年。在波斯语中亦思巴戾是“骑兵”的意思，那些来自异域的番客纵兵掠掠，焚物毁人，搅得天地失色，鸡犬不宁，而这些竟然也没有让佛像的雕刻进程丝毫受阻，更没使审美的尺度削减半分。再三细品，唯有再三惊叹。

回家好奇一查，查到那个男人的名字：吕伯恭。《海口特志》中记载：“元至正元年（1341），邑人吕伯恭琢大石为弥勒佛像，高三丈五尺。”耗时这么长，将整块花岗岩雕出这么巍峨巨像的人，却仅留下区区这两行字，除此以外，再无任何信息。他的生卒？家庭背景？求学经历？还有什么作品？耗费多少钱财？谁资助了他？……疑问太多了，却没有任何答案。《海口特志》还写道：“据相传琢匠日间有百人，夜间只有九十九人，疑有神助。”这也是关于这尊弥勒佛建造的唯一记载。鼎力以最精湛的手艺和最虔诚之心，与吕伯恭站在一起的那九十九人究竟是谁？他们中真有一个是平凡助力的神仙？一切都超乎想象和难以置信，史料的缺失让由石成佛的过程变得虚幻，而立于山凹里的佛像却实在得气贯恢宏。

瑞岩山在海口镇牛宅村，距福清市中心大约十公里，山上的瑞岩寺始建于北宋宣和四年，南宋时毁了，重建则是在明洪武初年，也就是说在弥勒佛二十七年漫长的修造中，寺并不存在，山因此孤寂凄冷，花开了又谢了，风吹来又荡走，把那个叫吕伯恭的男人的青春和强壮也一并带走。如今寺犹存，精筑的阳光下红墙乌瓦翘檐都美轮美奂，肃穆中又洋溢着通透灵慧的雅致。寺的旁边山石嶙峋，岩洞幽邃，竟有宋元明清历代许多名人的摩崖石刻一百多处，篆隶楷草各体皆备。明嘉靖年间，倭患更盛，山东蓬莱人戚继光挥师入闽歼寇时，曾数次屯兵于山上。在撰写于嘉靖四十四年九月的《福清瑞岩寺新洞碑》一文中，这个终日忙于在刀尖上行走的人，却以一腔诗意记录了当时的景象：“寺之西垣外，有弥勒石像，高数丈，乃就地中石为之，铸制颇佳。余兴之时，每集众宾坐于肩乳手腕足膝之上，分韵赋诗，间以歌之，鳞次高下，传觞而饮。”兴之所致，他还在山上辟大洞天、宜睡洞、归云洞、冲虚洞等景点，并手书“穿云洞”“独醒石”“振衣台”“宜睡洞”等字以及七绝《望天台》一首刻到石上，落款或是自己的号“孟诸子”，或“荣禄大夫戚继光”和“敷镇守福、浙、广东伸威营等总兵官定远戚继光”，至今仍赫然醒目。

这个把自己生命毫无保留地交给疆场的军人，原来吟诗作赋、题写撰刻才是他真正的书生本色啊，他渴望这样的日子，更渴望让天下人都能平安无虑地畅饮豪吟，但为了安民保境，他必须舍身上前，以枪矛迎敌。那些在山中的日子，不知他是否和我一样，也曾站在弥勒佛像前久久仰望，某一瞬也被那开裂达一米多宽的穴口所打动，也骤然听到了沸腾的欢声？六百多年过去，斗转星移，日月常新，那尊弥勒佛仍恒定端坐，头顶高天流云，腿吸大地精华，慈眉善目，一笑就是永远。

没有留下任何具体记载的吕伯恭，当他在1341年那个多事之秋，执意选择这块花岗岩，要拼尽全部，为世间雕一座前所未见的大佛时，内心必定正被悲天悯人的情绪所充盈。一生不过几十个秋，他竟义无反顾地拿出近半时间，坚定表达了理想：爱山川爱草木，爱众生爱自己。笑比哭好，请人间平安，阿弥陀佛。

草木笔记

从去年5月到今年5月，厄尔尼诺兴风作浪一整年，致全球气候暖化上了一个危险的新台阶。

说“沸腾时代”不激愤，可大河两岸夏收的时间，分明是提前了。河南今年，从5月24日到6月7日，半个月时间全省麦收就全部结束；而去年是6月12日结束。气候暖化的恶劣性、破坏性还表现为“极端气候”频频，令人摸不着头脑——去年5月下旬6月开头，河南麦收遭遇罕见“烂场雨”，阴雨连绵十多天，饱满的麦穗就地发霉了；这个6月，则是高温热浪伴随重度干旱，老天越发肆无忌惮。明知道现在和古代不同，人站在黄河大堤上北望田畴，我和朋友把几乎遗忘的歌谣，《水浒传》里的“赤日炎炎似火烧，野田禾稻半枯焦。农夫心内如汤煮，公子王孙把扇摇”，又重新拼凑吟诵。

以上算是过门，甘草居老生常谈是花木花草。

这些年，郑州地区从梅花牡丹、月季槐花，各样花卉似乎都开早了。水涨船高，凌霄花自然也不甘人后——

2022年5月10日见花；

2023年5月12日见花；

而今年5月8日，甘草居隔窗见到凌霄和仙人掌一同开花。索性翻一翻花木流水账比较过往，2003年6月7日《看草》记录：“东墙上和大门口的凌霄一起开花了。成簇的细喇叭状新花层层斜坠，为母体绿色藤蔓平添飞动之势。”

现在花开的时间，几乎提前了一个月！凌霄花开和布谷鸟归来同步，麦收之前花就开了。

我常年观察草木，欣赏草木，享受草木，写之画之，对于这热烈又喧哗的凌霄花，岂能放过。我并无另当画家的野心，我的画与我的文字一体，二者不隔。纯用墨线来画，清一色的难度在于花朵及簇花容易被密实的叶子淹没。我也尝试过用粗笔画花，细笔画叶，效果则不伦不类挺尴尬。

2008年6月8日早上，天朗气清，我对着东墙画凌霄开花，尝试在平面用装饰性手法来表现它。徐徐画满一纸，略微觉得有点新意，但差距还远。那一段正好读黑塞，遂引用他作的一段文字，题为“作画”为自己作跋——

画纸稍干后，我在草地上将画摊开，立刻看出自己仍没调整好颜色。失败了。只有别墅屋檐下的阴影画得很美，它高贵地向天空伸展，很符合我的理想，即使没有钴蓝也完成了……啊，没有才华就没有艺术！不论别人怎么说，能力、潜力以及些许的幸运，才是艺术的关键。我常常自以为是，甚至主张，一个人有没有才华、技艺是否精湛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是否真有内涵，以及他想借由艺术表达些什么。

草木笔记

凌霄花，“芸其黄矣”

何频

我真是愚蠢……艾兴多夫算不上大思想家，雷诺阿也不是特别有深度或才华横溢的人，然而，他们胜任自己的工作，且言之有物，不论多或少，至少他们完全表达了自己的想法。若是没有这样的能力，那么将笔丢掉吧！或者，继续努力，一次又一次，绝不气馁，毕竟有志者事竟成。

黑塞他面对自然作画，通过色彩的运用和光影变化，表达自己深邃丰富的内心世界，审美标准高。和黑塞的粉画、水彩画相比，我的花木小品，既不是博物画和本标的翻版，也不是纯粹的白描与速写。但我有意识地和专业植物插画拉开距离，运笔中默记国画的白描与写意。例如，我画春天的荠菜抽葶开花，一棵挨一棵疏密有致，下意识联想到巩义石窟中的《帝后礼佛图》。而当年这一纸凌霄花，是借鉴黄筌的《写生珍禽图》。假如作家状物写景，也独属于自己的感动和波动，我的草木描画，那曲绕有致的线条，当是我写作时的心电图波纹跳动。

暮春紫藤花，夏秋凌霄花。凌霄花紫藤花期长，两种藤花乃大河两岸藤花双骄。除了庭院装饰，紫藤即藤萝野生者也多，紫薇也野生，而凌霄花，我似乎还没有见过野外自生的。但凌霄花十分古老！

《诗经·小雅·苕之华》——

苕之华，芸其黄矣。心之忧矣，维其伤矣。

苕之华，其叶青青。知我如此，不如无生。

群羊放牧，三星在罍。人可以食，鲜可以饱。

此乃上古饥馑之年之旷世哀歌！

大灾之年，地上只有凌霄花不管不顾开得好，人畜都要饿死了！

羊可以吃的东西都没有了，人还能吃什么呢？

人吃人的惨剧到处发生，这样的日子能支持多久呢？

诸多的《诗经》白话，已故河南大学华锋先生领衔撰写的《诗经论译》，这几句译得最贴实：“母羊身瘦大头脑，鱼篓空空星光耀。饥荒之年人食人，人瘦无肉吃不饱！”我觉得这样说浅显易懂，道出了歌者本义。但是，也有学者善意回避“吃人”，担心中了“丑

陋的中国人”这个蛊。

端午节凌霄花葶蓂盛开，与金针和萱草花绽放相逢，也与老人给小儿女系五彩线，用朱砂点布老虎辟邪的风习相逢。萱草花是红金针，金针花有纯黄色品种。布老虎是黄色，虎皮黄，朱砂则是一点红。

仔细看凌霄花，它的颜色是金针红和朱砂红。郑州的凌霄花，有金红和深紫两种颜色。而新来的非洲凌霄是粉紫色。从诗曰苕之华写开，《尔雅》曰苕，开两种颜色的花，还有开白花的。苕，又名陵苕、凌霄和紫葶。《史记·赵世家》：“红颜照曜，晬若苕华。西施之畴，莫之与呈。”杨慎《芳兰引》咏句：“南国美人东家子，若英华彩苕荣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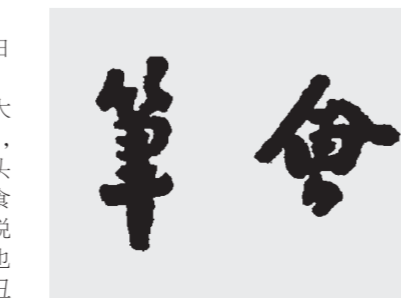
看！黄色与金橙色色度在变化中。《诗经·小雅·苕之华》：“苕之华，芸其黄矣。”又《诗经·小雅·裳裳者华》：“裳裳者华，芸其黄矣。”毛传“芸黄，盛也”。孔颖达疏“芸是黄盛之状”。王引之曰“芸其黄矣，言其盛，非言其衰”。

扬州八怪之汪士慎诗咏凌霄。其中《画凌霄花歌》：“……草堂六月凉，满院松花香。举头听松露，累累藤花黄。藤花黄，我鬓苍，一年一对对芬芳。不种种花人易老，却愁树木老大绕花摧折难于保。何如写入图画中，笔墨流传颜色好。”

而明代高濂，写《遵生八笺》者，他咏凌霄《春从天上来》，其句“看苕苕。朱华烘日，绿蔓凌霄”。

原来是这样！

立夏才过，凌霄开花。凌霄领跑夏天的树木之花，不畏酷暑风雨，一遍遍开花。直到寒露重阳过了，仍有残花伴着菊花开放。从5月到11月，凌霄和木



夏至·凌霄何频撰

